

秦声

机电信息学院 张静

马超岭上那一丛丛山桃花开得正艳的时候，一缕和风正顺着蜿蜒不绝的漆水河一点一点拂过庄户人的脸面，是那种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舒畅感觉。这时候，父亲就在河边的洼地犁地，他最懂憬的事莫过于这春风荡漾时的开犁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父辈们像金子般含在嘴里的谆谆教导，父亲怎可轻易忘掉！吃腻了一个冬天的他，吃罢早饭，很自觉地从后院扛起犁铧，走到门口粪堆旁边的木桩子跟前，解开拴在老黄牛脖子上的红绳，甩着响鞭，往地里而去，父亲的脚步踏实稳健，连枝头的鸟雀都惊得叽叽喳喳的，抖着不再僵硬的翅膀，轻巧地乱飞着。

那时，打小爬摸滚打在土窝窝里的我们虽然上学了，依然很贪玩。二毛下了课，挤眉弄眼跑到我们班，拽着三娃几个，去犁过的地里捡拾打碗碗花根。他还给我说，红红，你也去吧，看你蜷缩着身子，猫了一个冬天，好不容易春天来了，晒晒太阳，闻闻花香，也挺不错呢！我笑着不语，但心里早就期盼着操场边那棵大槐树上的铜铃赶紧敲响。果然，铃响后，大家一窝蜂似的，从教室里涌出来。贪吃的二毛路过他家，门锁着，他将门槛抬起来，翻进去，取了一个大馒头，蘸着辣椒油，分几块给我们。他家的大黄狗，像个跟屁虫似的，撒着四条腿儿，早已在前边开路了。

远远地，我第一眼就看见我的父亲，身板不算高大，但很结实。他一手扶着犁杖，一手甩着响鞭，身后是一行被翻过的簇新黄土，父亲的脸庞在阳光和黄土的映衬下显得亮堂而红

润。父亲累了，一屁股坐在田埂上，脱了鞋子，先是抖掉灌进鞋子里的土，然后掏出烟袋，点上一锅旱烟，眯着眼睛，一口一口吸着，貌似舒坦又解乏的样子。

不一会儿，父亲烟兜里的烟丝燃尽，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吼几声秦腔来了。很快，地里的三伯也会跟上父亲的调子。虽比不上音域宽广，字正腔圆，但也洋洋洒洒，自我陶醉。我记得父亲和二伯唱得最多的是《苏武牧羊》和《周仁回府》，最苦的段子，莫过于《卧薪尝胆》里勾践扫雪的那一段。我不知道父亲和二伯是被戏里越王在雪地上手握扫把边扫边叹的意境所感动，还是有感于当下庄户人家贫穷日子里的艰辛和困顿，反正，当他俩一句接一句吼着时，旁边的母亲和婶娘，一边叹息，一边在偷偷抹泪。

天很蓝，蓝得像母亲在漆水河里漂洗过的干干净净的蓝碎花布衫儿，父亲和二伯的身影，画一样映在天幕上，一阵阵鞭梢高高地甩起来，响地回荡在前坡后洼。几尺之外，母亲和二婶，跟在身后用铁锨敲打未被犁铧破开的大土块，能看见刚刚被新翻的泥土里，落满了打碗碗花根，母亲大声喊着我们，赶紧过去去拾起来，晚上熬粥，当凉拌菜吃，脆甜爽口，在青黄不接的春日里，这打碗碗花根算是难得的佳肴。

我蹲下身子，小心地捡拾着，生怕折断了。那隐藏了一个冬天的草根，嚼饱了大地母亲的乳汁，白白胖胖的，像娃娃一样招人喜爱。三娃、二毛和秀霞也跟各自父亲的犁杖后边，捡拾着，我们都以自己有个能扶犁杖的父亲为自豪，

互相攀比着，自己家的犁杖走得快。

终于歇晌了，太阳也快下山了。父亲的犁铧到了地的另一头，那里立着半截界石，父亲又拿出烟袋，咣咣咣地放在上面磕着烟袋锅。不远处的塄坎边，有两棵臭椿，亲兄弟般挤在一起，侧耳听，有细碎的声音传过来。循声望去，可以看见枝丫上有一个野雀窝，几只毛茸茸的小鸟儿，正扒在窝边探头探脑，嘈嘈切切，眼巴巴地等着它们外出觅食的“爹娘”。

地里一片安静，悄无声息，只有犁铧新翻的泥土散发着湿润的气息，一大群的鸟儿飞过来，撒着欢在酥软的泥土里找虫子吃。我和妹妹同时看见了这一景象，马上争论起来：这么多鸟儿，哪两只是大树上鸟宝宝的爹娘？不过，还未等我们争出个结果，立刻就看见两只雀儿，更商量好了似的，轮流飞起来，落下去，一趟又一趟地，将嘴巴里的虫子一条条喂进大树上鸟宝宝的嘴里。

此时，父亲也将手里正在把玩的一疙瘩泥土丢掉，抬起头，静静地看着。他的表情里开始变得温暖，平日里的严厉一扫而光，眼瞬间满是柔和。这时，起风了，有些凉，父亲脱下热乎乎的棉袄，将我们包裹着，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大把白生生的打碗碗花根，招呼着，分发给我们。

我抽出一根浆汁最饱满的甜根，在衣襟上捋一把，递给父亲。他微笑着接了过去，一边咀嚼着，一边心满意足地哼起了《张良卖布》的诙谐调子，仿若日子里的贫瘠和窘迫从来没有走进过我们。父亲哼完，又开犁了，他的犁铧后边，黄褐色的细浪一垄一垄翻卷

着。偶尔，父亲吆喝牛停下，弯腰拾起泥土里秋天丢失的玉米棒子，拨开干枯的壳儿，露出黄灿灿的玉米颗粒。父亲拨开牛笼嘴，给牛说着：今儿你运气好，还有细粮吃。牛张大嘴巴，吞进嘴里，不停地咀嚼。父亲一个响鞭在空中脆响，老黄牛喘息着粗重的气息，一步接一步地往前走着。

远远的，从父亲嘴里又传来几声秦腔调子，此刻，天色向晚，我和母亲、妹妹、还有鸟雀儿，一起跟在父亲的犁杖后边，父亲的秦腔声、鸟雀的啾啾声，撒得满犁沟都是。



宝职校园花红柳绿 春意漫漫

大学生记者团 袁可欣

人间烟火皆是平凡
春光予以万千色
我在宝鸡职院等你
共赴一场春日之约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粉黛添芽，肆意开花

春日的宝职
春花美景
轻快舞动
快意生长

春日的宝职
春花繁盛
姹紫嫣红
光影如画

春日的宝职
春花绽放
遍野翠绿
生机盎然

春日的宝职
春光烂漫
春色如许

在宝职
和我们一起
共同奔赴浪漫的春日之约
在知识的田野里
用热爱与坚持灌溉
成为追逐春风的少年



在宝职，共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宣传统战部 陈致昊

忽而春风，春天是美好的开始
每一棵树，都在努力发芽
每一朵花，都在奋力绽放
早春带着满腔温柔走进宝职校园
轻扫去沉淀一冬的孤寂

春气和煦，绿意新动
天地晴好中可以看到墙角的柳芽新起
凤栖林中的枯枝新蕊初放
每一株春草都孕育一个希望
在泥土中慢慢生长
期待长成满园春色

这里的春日光影
有着“枝间新绿一重重，小蕾深藏数点红”的婉约
有着“绰约新妆玉有辉，素娥千队雪成围”的清雅
还有“变调如闻杨柳春，上林繁花照眼新”的浓烈
百般颜色，千种姿态，万般感受
倘若若有梦，宝职的校园便是诗境

与春光相约，共同步入书山文海
把阅读的惬意尽情铺开
感受宝职的书香之美
书卷气、才气、朝气随着春风
成为了宝职学子最纯粹的气质

春是栽种梦想的时节
你的人生有着无数可能
你在等春天
宝职的春天在等你

母亲的脚，立家的根

财经商贸学院 王宝云



年三十的下午，我去给孩子买过年的新鞋，顺便也给我买了一双鞋子。穿着新鞋，我到母亲家去吃年夜饭。母亲看到我放在门口的一双新鞋，左看右看，说：“看着就很舒服，就是太小了，多大码的？”我说：“37码。”母亲一脸惊奇，“太小了，你一米七的大个子，至少也得买38的鞋。”我一边吃着水果，一边漫不经心的说，“合适就好，我37、38都行，这双鞋码大，我穿37的就可以了。”母亲说：“我看着还是鞋小，我刚一米六，我都穿39的鞋。”母亲的这句话吓了我一跳，我说：“妈，您的脚有那么大吗？还能比我的脚大，咱俩比比。”我与母亲脱掉鞋子、袜子，光脚站在地上，并成一排，我俩的脚边缘贴在一起。我的脚又瘦又长，有隆起

的足弓，五个脚趾头连在一起，像五个小山峰，一个比一个高一点儿。而母亲的脚，则宽得多，脚面又高，没有足弓，平塌在地上。十个脚趾头抱团儿似的挤到一起，十个指甲就像一个个干瘪的失去光泽的小塑料片深深嵌在脚指头里。脚后跟皮肤干燥，一道道皴裂的脚纹就像干涸的沟壑。最抢眼的就是大拇指旁边的第一跖骨突出，几乎与拇指形成了一个快90°的弧度，就是这个突出的大骨头把鞋顶出了一个包，特别要求鞋子宽大舒适，不能受一点儿挤压，否则就会磨的生疼。

磨母亲皮肉的这块骨头此刻正把我的心磨的隐隐作痛，母亲好像也有点儿不自在，脚一点儿都不老实，来回挪动着。她的脚后跟儿始终没法和我的脚后跟放在一条线上。于是，我就把母亲摞倒在沙发上，让她抬起脚，我也坐在她对面的藤椅上，抬起脚，脚后跟紧紧的贴着她脚后跟，脚底板尽量紧紧的贴着她脚底板。母亲被我的这一举

动弄痒了，布满皱纹的脸上笑成了一朵花，笑的咯咯的，手捂着脸，不好意思的把脸藏在沙发缝里。我一边喊叫着，“妈，别动，就这样我才能看清楚谁脚大。”一边加大脚底的力度，紧紧的顶着她的脚，立刻就感受到了她脚底下传过来的温热，也感受到了他脚后跟皮肤的粗糙。这一次，结果一清二楚，我的脚比他的脚大了半个脚趾头。母亲笑了半天，笑的眼泪都出来了，一把在脸上抹了抹，打掉了我的脚。“去去去，一天净捣乱，我锅上还做着菜呢。”便穿上鞋袜又去厨房忙活去了。我望着的这个三十晚上最忙碌，心里最热闹的人的背影，不禁湿了眼睛。

愿我们一家人的日子就像这一桌子丰盛的年夜饭一样，热气腾腾；愿孩子们的学业前程就像这升腾起的一朵朵烟花礼炮，璀璨夺目；愿十年、二十年的春节我们还能这样团团圆圆。这些愿望哪一个也离不开母亲的相依相伴，所以，妈妈，为了儿女，好好活，使劲活。



摄影：张宝龙